

●西山時代遺文

按西山朝載籍經滅亡後。即殘燬無餘。致令各史學家欲攷當時之憲章制度。茫然無所據。可惜孰甚。本誌近搜得當時遺文一冊。試一細閱。略見一斑制度。其優點不可勝紀。如卽位詔之對於南河北河民間衣服並許從俗。惟朝衣朝冠一遵新製。就此一事而論。已出入一著。本國歷朝重文輕武習慣。已成制度。西山時代則重武輕文。翰閣章奏皆先武而後文。試觀武文請駕幸北城表。可見當時朝制一斑。而西山時武功之發揚。非無所因也。茲錄卽位詔及請幸北城表於後。以公閱者。

▲卽位詔 光中

朕惟五帝易姓而受命。三王乘時而啓運。道有遷革。時惟變通。聖人奉若天道。以君國子民。其義一也。我越自丁黎李陳肇建有國。以至于今。聖作明興。不是一姓。然而廢興修短。期運寔天所授。非夫人之所能爲也。向者黎家失柄。鄭氏與舊阮分疆。二百餘年。綱疇紊亂。共主徒擁虛器。私家自私封殖。天經地維。一墜而不振。未有甚於此時也。加之近歲以來。南北構兵。已墜塗炭。朕以西山布衣。不階尺土。初無黃屋之志。因人心厭亂。欲得明主以濟世安民。於是集合義旅。藍筆以啓山林。左右皇大兄馳驅戎馬。肇我邦于西土。南定暹羅高綿之屬。遂克富春。取昇龍。本欲掃除亂略。拯民於水火中。然後還國黎氏。歸地大兄。逍遙繡裳赤舄之遊。觀兩地之謹虞而已。而世故推移。更不得如其志。朕再植黎氏。黎嗣君失守社稷。去國奔亡。北河士民。不以黎之宗姓爲歸。緊朕是賴。大兄義倦于勤。願取歸仁一府。降稱西王。南服數千里之地。盡屬于朕。朕自惟涼薄才德。不逮古人。而土地如此。其廣人民如此。其衆靜思統攝。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。乃者武文將士。內外臣僚。咸願朕早正位號。以繫屬人心。上章勸進。至于再三。金表推尊。不謀同辭。夫以神器至重。天位惟艱。朕誠慮不克堪。而四海億兆。環歸于朕一人。茲乃天意。夫豈人事。朕應天順人。不可牢執遜讓。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

日即天子位。紀元爲光中元年。咨爾百姓萬民。惟皇極之敷言。是訓是行。仁義中正。人道之大端。朕今與民更始。奉前聖之明謨。以治教天下。

一、十三道各處地方。今年冬務租庸調。赦十分之五。其經被兵火彫殘。聽分知官勘寔。盡行蠲免。

一、舊朝臣民。或緣事玷累。經被重論。除大逆不道等罪。其餘一皆寬赦。

一、百神淫祠。革去祀典。其忠臣孝子義婦。經累朝褒封者。並賜登秩。

一、舊朝文武員弁。或由從亡逃避。並聽回鄉貫。其不願仕進者。聽行所志。

一、南河北河民間衣服。並許從俗。惟朝衣朝冠。一遵新製。

於戲。天佑下民。作之君。作之師。惟其克相上帝。寵綏四方。朕撫有天下。將與偕之大道。納之春臺。爾臣庶各安職業。無蹈匪彝。有官者興濟濟之風。爲氓者囿熙熙之俗。治教興行。躋于至順。以號五帝三王之盛。衍宗社無疆之休。顧不偉哉。

武文請駕進幸北城表

臣等奉照北城臣民奏請迎駕御昇龍城。循李陳黎故都。永奠王畿。以孚共向。臣等仰見聖天子順天啓運。混一輿圖。際蟠成在蓋容。胞與辰同。估冒。是以駿奔萬里。蟻附同聲。聖德光天之下。蒼生共惟帝臣。誠莫狀其巍巍也。我越自前黎失柄。南北分疆。而條綱弗垂。惟河北爲甚。邇來二百餘年。晦冥昏惑。有志之士。思美人而未見。起興西方。望真主之有興。馳情東向。及其蜃樓見日。斗柄當天。十一征無敵之師。室家咸僎。三尺劍安民之怒。父老願留。聖天子海度撝謙。淵衷用靜。馴原西濟。倒虎皮乎朱干。黼藻南旋。穆龍顏之睟表。宜其萬家引領。思其羽旄。叩天闕以投章。望堯雲而依漢日。

也。臣等追隨鉄馬。密勿金鑾。正值庭六合。而隔八荒。誠願順三靈。而安九鼎。渙川利涉。敢主櫓於山東。晉主用行。豈刻舟於曲沃。伏承天旨。曲軫輿情。諏建旦之朝。飭北京之駕。啓行在即。警蹕方嚴。傳綸綍於承明。集信蒲於溫室。竊思建國設都。經邦之大計。居中治外。保制之良圖。德力險須。本未兼該。時利和要。範圍不過。周德駕殷。軼夏瞻天空。而宅九京。漢仁蹶楚。鑒秦卜金城。而遷函谷。既永寧夫鐘鼎。乃有光乎簡編。若夫物華天寶。車水馬龍。尋耿毫之故墟。蒞洛梁之舊邑。縱使一時狗衆。還須千里畏人。昔在三朝。建都龍肚。胡兵度嶺。勞石馬於兩回。明將臨關。費金人之百兩。雖召侮而人謀不競。亦保安無地險足憑。珥筆有徵。非待著蔡者矣。欽惟皇朝。德威遠播。北逐胡滿。四振天聲。南跨遼綿。大恢土宇。廣提封乎甌貉。增式廓於厖鴻。聖天子超然遠覽。卓冠百王。蹕經父安。顧瞻雙魚安長之區。山海迴環。既形勢之上游。亦舟車之樂土。北則咽喉。三島縮合。肥西上之山川。南則襟帶隘雲。收林邑東回之劍戟。地鈐叶吉。朝貢道均。乃命居方。束圖獻卜。經始之謀。爰契將作之功。垂峻匪惟尊帝所而重國威。真足壯皇居而固天府。惟是經營勿亟。堂構未完。臺殿宮闕。比禹室而猶卑。廟社市朝。較周畿而尙缺。且建國大事。成邑然後成都。目今車輿在處。萬灶雲屯。鳴鐘邸寨。須次第而轉移。飛騎屯營。亦先期而結構。建立萬年基址。圖回大段規模。計在久長。事當整頓。况又旁稽年分。參驗歲星。亥在震宮。子居巽位。伏祈聖鑒。穆卜來春。蠲黃道之嘉時。載青旂之鑾輅。宅中圖大定寶鼎於新京。馭遠駕長壯金甌於奕世。因而俯從衆願。飭駕北巡。時王度於一遊。集侯主於肆觀。行慶施惠。慰壺漿簞食之人心。樹屏建翰。奠磐石泰山之國勢。夫如是本原先壯。運祚增昌。培億年不拔之基。綿萬紀無疆之曆。臣等不勝大願之至。

鳴鵲詩集

鳴鵲詩集(續)

阮衡南甫先生遺著

★昭統帝妃阮氏

妃字金娘。良才琵琶人。侍先帝生元子。先帝倉卒北轅。妃不及從。毀粧潛匿十餘年。迨嘉隆甲子秋。先帝與太后元子之喪自北歸。妃痛悼極。服毒以死。辰年四十。十月十二日。時人嘉其節義。余特深感其情故爲之詠。

家國存亡自古今。此回光景最難禁。先皇母子空歸骨。天下臣民且痛心。分在衿裾生不及。情關磁鉄死相尋。從來感慨捐驅易。未有如妃感慨深。

◎追吊國亡將士

辰六月二十六日。在昇龍城感作。諸將有權忠侯。體郡公。堅金侯。碩郡公父子。忠勇尤著。因詩以見焉。按權忠侯黃義湖。金洞人。黃雲世族。爲順化安農屯將。丙午五月。逆藩引西山人入寇。公守禦力竭。遂自刎。其二子一堵。及舉屯皆死焉。○體郡公豐祿河上人。本姓阮。雖公黃五福養爲子。改姓黃。爲順化道副將。苦戰城陷。自刎。其三子皆死焉。○堅金侯武休堅。石河黃世族。爲順化道協謀。力戰城陷。先殺其子。後自刎。○碩郡公黃馮基。白鶴雲谷人。丙午年六月。爲右河統帥。與西山人戰于黎滿。喪其六男。公志在恢復。故當時不死。後舉兵攻逆。整不克乃死。

二百餘年忽戰場。南風烈烈倒旗槍。賊臣引賊山河破。君祿死君魂魄強。翠靄波聲猶帶恨。烏州日色半含傷。寇讎轉盼成灰燼。正氣依依國不忘。

▲追和邯川侯臨終元韻

邯川侯丁遊衡錦江邯江世族。聖室從亡。與太夫人終于北地。甲子秋與先帝之喪回國。

間關又逐翠華來。回首茫茫仰德臺。挽日壯懷空已矣。從龍夙契暗相催。骨依老母終歸土。心奉先皇未化灰。絕筆一章千古慨。可憐孤負趙狐才。
諒山鎮夾南關。有仰德臺。○先帝以癸丑年崩于北地。至甲子年將歸。啓機。其心不朽。尚有血漬。

●附元唱

無能忝負將門來。一劍馳驅到朔臺。仇國已亡魂欲斷。故鄉有信思先催。名隨芳臭留殘史。骨入幽冥化劫灰。一語莫窮千古恨。九原猶愧趙狐才。

〔改正〕

南風篇百九八號。詩林韻事篇。草野第二首。海水改作汾水。茗園第五首。竟如何改作意如何。此微波改作託微波。暴雨零六首結句。「飛時莫傍海邊區」改作「化身莫作海西區」水邊。